道 不 断 的

禅那是运用思想，发挥智慧，具有圆满表现的一种方法，一种理论。

——作者

福州南禅璠禅师，一日上堂曰：“若是名言妙句，诸方总道了也！今日众中还有超第一义者致得一句么？若有，即不辜负于人！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第一义？”师曰：“何不问第一义？”曰：“现问。”师曰：“已落第二义也！”

白云野语：

言语道断，心行灭处，乃宗下的一条不变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法语,而事实上,言语与心行,可以破迷解惑,只要不执著顽固,言语可以为功,心行可以为德 即以析‘义’释‘理’来说,当不离分析之功,阐释之德,而达觉悟的胜境 所以,言语与心行,是为导引之基础!

天下事理,说与不说,表现是不二法门;禅之一道,原本是一种表现,一种思想,一种智慧的行为;惟有运用思想,发挥智慧,才能完成圆满的表现;无论是问题的发生,过程的经历,答案的揭晓,几乎都是以这些为原则,为方法的!

大德!忆愣且置,试道毕竟如何是第一义?有云:

太阳、水、空气,三加一是错,三合一是错,三减一是错 惟有调整三者,运用三者,分别三者,第一义才能顿地显现!

识得么?如何调整?如何运用?如何分别?莫“现问”!小心死在第二门头,埋在地底下,自找麻烦,翻身不得!

为何?言语道断,心行灭处!参!

或许有人问:“道断了又如何?”

野老对曰:“道断得了么?!”

风 霜 雨 雪

顶门具只眼，手握敲门砖，过关斩将，得见门里人。

—— 作者

泉州睡龙山弘教大师，自雪峰印心，住五峰，广开法筵，接引来兹；一日，有僧问："初心后学，进入丛林，方便门中，乞师指示。"师闻言不答，仅敲门枋。僧曰："向上还有事也无？"师曰："有！"僧曰："如何是向上事？"师再敲门枋。

白云野语：

门，仅作内外隔离的标记，具有出入分别的形态；

有门有墙是院子，有门有墙有屋顶，才是栖身避雨的安乐窝 因此,有人唤房舍叫做‘ 家 ”当然,家里必定住有人,否则,仍只是房舍而已！

不过,家与家的内容各有不同,有的苦多于乐,有的苦乐相等，有的乐多于苦；最特殊的是“ 与苦乐无关 ”,就像是寺院庵堂。

丛林中,僧家众广,头三道门分内外,后进的才定出入 门里门外有彼此,进来出去任听君 是曰 云水堂上客,门枋不留人,来也好,去也罢,只为不曾透得消息。倘使,认定门里有宝,探得个中消息,那么,此门将是非比等闲，必须手中握有敲门的砖子。

行者上座 参学具眼,认得清,看得透,向上一着子,不在门枋,而在门内 倘使不另具只眼,纵然手中有砖，敲开了门扉，又将如何？如何！若果不为法身，云水堂上作客，拿块砖也是多余，说不定，稍一失神，还会砸了自己的脚！

手中有砖,顶上有眼,有了参学的本钱,是否所作已办？未也！欲想见到门里人，还得言句下有见地，才有过关斩将的本钱！大德！如何是过关斩将?! 脚下草鞋肩上铲，留下了多少风霜雨雪的痕迹？不然，言也粗，句也淡，一道雷光闪电，就会什么也作不了主！

如何?! 体取弘教大师再次的敲门声！

只 履 归 西

檐前喜鹊,庭前乌鸦,报凶报吉,不在鸟啼,而在心急。

—— 作者

越州诸暨越山师鼐真禅师，初参雪峰，后因闽王请于清风楼斋,坐久,举目,忽睹日光,豁然顿悟,有偈曰：

清风楼上赴官斋，
此日平生眼豁开。
方知普通年远事，
不从葱岭路将来。

归返,呈雪峰,然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白云野语：

日光灼眼,意识纷飞,嘴里含物,腹中空虚；莫非清风楼上的官斋，满桌子无色香味触法？尽是那相外化食，连清风也说不上的菜肴？！哦！是否？一轮明月挂中天，太阳已经不知去向？夜来多风雨，孤家共枕眠，拥住的是另一个世界?!

庄周穷酸,其言洸洋,玄旨深奥 庄周梦蝶,其行陶陶,自喻适志。野老评唱 招提放鸢 线嫌短,荷塘挖藕臭冲天 不是顽童,不是雅士，请道：是个什么？言灼行左，被褥之间一条裸虫僵矣！为何？尚存息气！

行者！天上鸢，地上藕，原本两无交涉！却为无事东风作嫁，线断落荷塘，缠绕不清，剩具残骸；时久混稀泥，哈也分辨不得！因此,五月黄梅,淋漓遍洒,连条滑溜的泥鳅,也只好任它钻藕孔，藏踪匿迹去了！

会得么 蛆恋屎,虫御木,夜壶里躲不住臭虫！寻寻觅觅，管它屁用；嗨！有只吃不拉的么 ?莫谓‘ 我 ’奇特,只因官斋太丰盛,吃不完,兜着走 挴与恼全消,人离道高超,临行唱个清平调,一闹,二闹……。

闹什么来着？原来达摩只履归西！

近 前 不 惑

山高水远,云高风
淡，智高气扬，能一切
无所动么？默照为最。
——作者

南岳金轮可观大师，参雪峰时，峰曰：“近前。”师方近前作礼，峰举足踢之，师忽然冥契，事峰十二年，后止南岳法轮峰；一日上堂曰：“我在雪峰处，遭他一踢,直至如今眼不开,不知是何境界。”白云野云“:有道得的么？！信口开河，法轮峰上转法轮，小心轮转交替,压了舌头!”

白云野语：

近前来，不是挨耳光，较马大师，不免装模作样；一足踢煞天下人，当具七级地震威力 不然,新戒子孙,即已六天震动,只落个人天师范，也不能天下人信服！是以，举足之重，不是开步走，而是透人心！

佛具法眼,众生先学法,有道是‘踢着了，不知痛,踢个什么”?野老倘若心不起,念不动，纵马大师亦莫可奈何！但是，心能不起？念能不动么？然则无异木石，不然则天翻地覆,欲得‘眼开’知‘境界”,任三大阿僧祇劫，仍然是个业障鬼！

大德！云动雷起，烈日失色，不定是个下雨天气！你窥见了雨踪吗？！观大师事雪峰十二年;‘眼不开”;‘境不知”,听是听够了,藏睛贪寂,犹较些子 若论‘境不知”,当在水波上,未入水底中,点滴分明,丝毫不见！

如何？八千里路磨草鞋，落个餐风的角色！也不曾鼻孔朝天！不信？唇颤舌结时，与我说个明白如何？！可曾有唇颤舌结之时？云飘日常现，夜黑月无踪；近年来，老僧这里有消息，马路上得来的！信不?! 静虑是时！

慈 悲 喜 舍

疯狂是非常,荒唐
是无常，迷情在虚妄，
觉道不舍常。
—— 作者

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，一日上堂谓：“有一般的，才闻人说个休歇处，便向阴界里闭眉合眼，老鼠孔里作活计，黑山下做鬼趣；相里体当，便道得个人入路头，梦见么？！似这般地，打杀一万个，有什么罪过?!唤作打底，不遇作家，至竟只是个掠虚汉！你若实有个见处,试捻来看,共你商量。”

白云野语：
耍噱头，卖乖巧，虚无飘渺地表演高空；

莫以为可以遮掩天地，玩弄戏法于掌握之中，老鼠孔里，黑山底下，总逃不出行家的耳目！君不见,刻舟投剑,毕竟是如何的结果么！

巍巍森罗法无实，
朗朗乾坤物不真。
舍却娑婆寻道影，
无异水底捕月踪。

行者大德穷碧海,竭黄泉,捣烂天下顽石虽然费尽了力气,耗够了精神,却免不了“徒然”二字!何况,海枯、泉竭、石碎,除了变成一个“疯”的世界;“荒”的局面,行于“动”态的人呀！可又走途有路?! 纵然，天蓝云白，阳光普照,在疯荒了的大地上,又能再捕捉些什么?!

因此,文偃禅师,口吐金玉,眼露佛光,为的是接引那些虚妄而发疯的，狂乱而荒唐的，打迷惑中觉醒，从自以为是的阴界里走出来；看清楚这个世界,什么是真实的,什么是善良的，什么是美极的！所谓：

婆心度顽愚,不畏苦。
爱意施孤独,不是怜。
而是在慈,在悲,在喜,在舍！

风 起 云 涌

法为纲纪，法起有归，善法除恶，不是闲语，彰昭法纪，奈得奈得。

——作者

泉州东禅和尚，初开堂，有僧问：“仁王迎请法王出世,如何提倡宗乘,即不谬于祖风?”师曰:“还奈得么?”曰:“若不下水,焉知有鱼!”师曰:“莫闲言语。”

白云野语：

仁王护国，法王护法，无所谓奈得与否！国有政事，法为心集，仁王治理政事，法王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风易俗；如稻米之成长，培苗播种，耕地施肥，不免天灾虫害；而驱灾避害，自有方法，法王护法，不是造作，而是防犯。又如人病，当与药治，应病与药，法王所长；故而，知事知理，识得透彻，宗乘也罢，祖风也罢，无有不顺之的！

众所周知，仰看有天，俯视有地；天地之外，更有神明。然而，人人可以得知天地，孰能得识神明？！于此不得而识者，吾人如何应对处理。故而，佛有教法，谓心，谓意，谓识；而心为集起，意由缘生，识本了别，三者通达，即成神明；因此神明之惑，惟佛之般若而能解释，使得众生，破迷去惑，步入觉道！

大德！护国护法，各尽本分，故说无所谓奈得与否！犹记唐宋，国兴法盛，始有大唐大宋之誉。故而，难欲破，困欲脱，先必去病，彰昭法纪，于心理之建设，须法王之兴起，有法王可迎，仁王自得其助！然而，何处迎？迎何人？洵乃无可奈何者也！

唏嘘！叹么？！法王法中法，无法王不生，王生法兴起，法雨众生喜；上座！风起云涌，不在雷声，但得雨降！

如 何 作 用

认内辨外,剖脱寻芒，香的来臭的，臭的不离香的；问取西来，不免伤心。

——作者

余杭大钱山从聳禅师，自雪峰印解，洞晓宗法；有僧问“:不因王请,不因众聚,请师直道西来的意 ?”师曰“:那边师僧过这边着 !”曰“:学人不会,乞师指示。”师曰“:争得恁么不识好恶 ?!”

白云野语：

王请问功德，福田量果还，菩提本是觉

因何有西来？！众聚寻踪迹，龙蛇爪无痕，逍遥常造业，何如足履萍！仰看，蓝天文采何在？俯首，海竭石烂；荒野地，狼虎无所适从！翠谷里，月寒风冷！嘿！那内里，涵盖了多少笑与泪？莫道旸炎兵乱，只为业起无始，何须怨天尤人?!

行者！头顶者青天，怎也免不了身披繁露，说什么心里湿透！越岭与雪共，过桥水沾裙,吹灯眉毛落,坐坑烟火焚 劲也不得,静也不得,试道 可有空隙?! 欲认取么？或者摄之？那一苇渡水，说他是来？那只履西归，说他是去？谁予断喝？！难怪从聋大师唤来者，投下金玉换烂泥！

大德！土洞里有蛇，石洞里藏的是龙么？老野有问：且道不蛇不龙藏何处？！代答云：

山河大地一微尘，
逢物不生我无踪。
今朝忘却过往事，
午夜梦回心不惊。

如何?! 抓把泥沙堵洞口，意？我？如何作用?! 参它个西来东去，南北朝风！噫？哦？又如何?!

不 是 过 客

步履移动,方能走向目的；充实内容，才是行程的功德。

—— 作者

池州和龙山妙空禅师，受业古田寿峰，有僧问：“未到龙门,如何凑泊?”师曰“立命难存!”野老曰：“山穷水竭,源远流长,撑杆过海,不湿船舷!”

白云野语：

踪迹处觅踪迹,无异是神仙山求神仙,行程有止境吗？去罗马，往长安，为的是什么？找条路，选个方向，干什么？所谓理想目标，

即使是游山玩水，观光览胜，也不会是什么都不！何况游玩观览，在行程之前，早已选好了路，定好了方向！

凑泊？歇脚？

云水？挂搭？

不管如何？不过是个过客！

前程事,心中事,无事不计前程,无前程，啥事也不想！君不见，那些吉卜赛，流浪汉，云水行脚者，何曾为某些而拘谨，为某些而否认自己！纵然，现实残酷，也能展露出为人所不觉的苦笑！

行者大德！人生的道路不是在前未起步之时，也不是在后已感气喘之际，而是，那里层的内容，究竟是贫乏？抑或是丰裕？因此，有经验的人常说：

“走的路比过的桥要多!”

可不是么?究实是过程的报酬，行的是动了之后，动的是行了之前，相机相续，必有内容，又何在乎心与命?嘿！咿呀款乃，不是可望可及的对岸，而是想望想及的前程！

航过去吧！管他千山万水，不计春夏秋冬,终必有日,一切显现眼前 您说是么?!

笔 不 稽 绣

云能生雨，雨不是云；水常结冰，冰总归是水；这就是所谓的家风。

——作者

建州梦笔和尚，一日，闽王请师斋，谓："和尚还得将笔来也无？"师曰："不是稽绣（毫）管，惭非月里兔毫，大王既垂顾问，山僧敢不通呈！"又问："如何是法王？"师曰："不是梦笔家风！"

白云野语：

李白才华，缘于梦笔生花；江淹才尽，只为郭璞索笔；纪少瑜得笔陆倕，其文因之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